



肆

00063

方簡肅公文集卷之九

書啓

寄正郎黃易菴年兄

生不才且迂謬僉臬事自才而通者視之官
滯於遷轉也僻於災荒弗屑也正郎安之
非獨謂分效亦謀諸心所願也所恨地位
隔越不得親炙故人於天上而寮友之間卒
然相過又未是所謂傾蓋者徒以平日勦竊
之學庸淺之見言虞自釋彊魁敷苑砥恐力
聞肅公文集 卷之九

或憊而借

知已者愧也辛酉四月

上官即分道海南七月值黎寇符南蛇倡亂

生遂奉

勅印以行浮溟渤抵絕島寄死生於風波烟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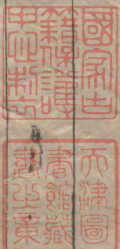
之中此時官職真泥沙也比至而勢已

熾不可撲滅有激而致之者有縱輿以成之

者生蓋未暇致詰疲精神竭心力以從事於

撫捕九月幸有臨高之捷時領軍者都司湛

鉞也某自謂繼是當如破竹孰意不助順



乃有感恩之火抱吉之敗遂使猖獗至今
塵

當宁之憂生之不才不必他驗矣夫以數萬強
寇不能困澹城而感恩以數十寇乃火人民
城郭有無衆寡之別也以不滿二千一破城
於臨高而後朝食而抱吉以五千之衆反爲
敵所困或者歸咎於將之謀若都司何清
似矣而劉朋節胡末年皆以經略自負謀豈
弗臧而成以莫能豫料此則其所以不敢知要
亦有數存乎其間也某緣此及以不代賤累
產病死而復生者屢弱予呱呱寄乳哺於他
人官俸停支市米而食客十衣履且敝從者
咨怨形於旦夕某皆不暇恤而獨以不病以
死自幸復以困窮拂鬱天或玉成乎我自解
而其實亦彊焉耳非自然也滅賊之事東山
老先生已有成算今復以潘老先生繼之老
成謀事必無遺策捷音之報伊邇矣某荷愛
最深而竿牘之禮久缺不脩者亦坐此事今

因風便顛此申懇而詳於黎情者恐欲聞也
感激之念傾企之私則惟照亮之

奉督府劉東山公

某屢奉指麾皆已施行賊亦漸解散近聞大
軍來乃復出圍昌化及徑出臨高迎敵雖其
冥頑不悟亦騎虎難下之勢也大軍初十日
出城未料卽有此敵行至西峯驛得報乃從
間道進適與敵相遇幸藉威福得此大捷今
議乘勝直前以解昌化之圍恐兵寡不足以
成大功有孤委托若再奏一捷兵雖不益可
也管叅議不至錢糧未見作何處置而犒賞
之不行又不足以鼓舞士氣某姑隨時斟酌
終以非大征進未奉

明文未敢輕費伏乞促令渡海相與共圖之幸
幸發下教帖繳納不備

奉司馬劉東山公

某性迂拙不善爲世俗機變悞媚之態以故
見知於當道絕少然大賢君子誤以其直朴

也每憐之七坊之變某間關海內餘二年冒
矢石觸炎瘴瀕於死者屢矣中間喪妻子皆
不遑恤自謂忠於

王事人且知之而巡按不知督府不知知之者
獨老先生某亦奚啻干譽於左右哉天地無
棄物迂且拙者固大賢君子之所不棄也知
感何限乙丑丁先大人喪戊辰服闕北上又
以不附權奸廢斥家食者三年迂拙之故也
時先生戍肅音耗不通某不能爲散宜生出
姜里之舉西向長號有痛憤耳不謂公道復
明以有今日被害我者安在哉善惡之報信
不誣也生亦蒙再起誤有今

命上官後誼當走訊起居且申謝悃而官府糜
之末由借便偶陳憲副行謹薰沐附致區區
嗣有公出卽躬拜庭下以旣所欲言

奉師相費湖東公

戊辰待罪德清曾寄謝柬比到家貧病交攻
又乏風便坐是起居尺牘不復裁附此境此

心知蒙垂亮也是歲九月得邸報知奸宦伏
誅公道復明士氣復振雖愚夫愚婦亦額手
驩慶謂不圖今日復見太平之治顧不肖如
生亦辱再起誠貽薦剡之羞然真才未必盡
用闢茸奸佞之徒未必盡去此老先生位台
鼎者所憂也邪正之不可同朝猶薰蕕之不
可同器也權相軋而勢相傾十君子不能勝
一小人一二年後公道士氣必將晦蝕而萎
蕭矣故欲成至治非盡用真才不可老先生
其不思及此乎其不與諸老先生虞及此乎
晚進小臣謬爲闕論特老先生素愛且有容
也瑣瑣寒温不敢瀆聽

又

制中久不奉狀謝過末由舍姪重熙書來屢
道老先生拳拳記憶益增愧赧先妣祭葬之
典出自望外者固

朝廷曠蕩之恩實老先生維持張主之力此莆
百五十年所無盛事明冥之感有窮已時耶

顧犬馬之齒日衰異日無以爲報愧且感耳
鄭汝華回略聞時事山林之人不知休咎所
知者解紆調劑以身負天下之重有老先生
在耳某辭月米疏吏部不爲覆題不解其意
今再疏決辭仰候

俞旨然非老先生孰能致之過望過望莆事杰
兒耿姪扣之能答瞻對無緣臨楮無任馳戀

又

傳聞大懟已殲惟一二人漏網想今亦盡殲

矣卽盡殲彌天之罪亦不足以消我終天之
痛事不能盡如吾意法不能盡人之情徃徃
如是亦付之無可奈何耳今不審眷屬得返
故居否竊意郡城治第爲終老計亦菟裘也
尊意必有定主恨不得面論近日事變異常
伍光祿事尤異光祿去後又屯於鎮守府門
外挾取銀二萬兩越二日計擒渠魁五十餘
人漏網者尚二十餘人脅從乃散前此延邵
軍人亦亂議者謂地震之應莆地亦屢震去

歲四月大震聲殷殷如雷從西北來西去莆
之變尚可慮也族孫麟趾爲舍姪重熙來乞
舍弟墓銘脩此申臆舍姪敢犯冒瀆之咎已
自齋沐具啓言其故矣某不敢贅告特在愛
中必不峻拒秋涼萬惟寶嗇民心所係非小
小也不備

與方伯席原山公

忽得惡報果如人言而彼撫按三司無一人
豫發之者勢之劫人可畏也已以此賊爲此

舉天意人心有怒與怨耳其能久生乎然疆
土所係未可以無事處之繕甲兵募勇敢清
軍士完雉堞積芻糧守要害防奸細勤偵伺
脩間諜凡爲保全之計者不可不圖也萬一
天未厭禍延其時月則徵召之兵亦當豫辦
所最切務者錢穀也一應起解俱暫停留寧
受不供之責無使軍興告乏諸司百費俱宜
節省卽鹿鳴大宴亦宜稍損於昔不必苦留
諸生兩費無益近日餘功恐有餘怨宜大布

誥言以安其心無使疑慮分水仙霞諸口與
凡鄉村居民有貨貨積穀宜徙入城或屯大
鎮以兵守之此清野之法宜豫告之待敵將
至徙且屯良益孰勇孰怯孰智孰愚孰可爲
大將孰可爲裨將今當豫知毋臨事付之匪
人而重賞有勇夫威克乃允濟此用兵大要
非吝與畏者可能辦故曰不可付之匪人杞
人之憂若迂以遠然愚者言之智者聽之敢
謂有一得之助乎

又

敵愾之氣方鬱勃凱旋之歌已洋溢事亦奇
矣然可恃以爲安耶益修吾備以無弛今日
事也遺大投艱當不能舍執事而他林下之
人私憂過計不過太平是望豈故爲逸口以
胥恐動哉不罪不罪昨得報知賊謀如李士
實劉養正皆出所不料口談仁義而動有桀
獲者可信哉當今世有此人宜無足怪而知
人則哲萬古所難不歲寒不板蕩安享美名

者何限乃使人疑文章之無用道學之爲僞不能不切齒痛恨於此二賊也

復林寒谷侍御

近令郎還承遠寄而來翰所論若有倦飛意恐更宜審處未可遽也自昌黎一表寥寥至今而時之難易勢之大小又不能同執事毅然嗣響曾無利害禍福之計豈不真大丈夫哉向使斃於榜笞之下亦必無悔

天子明聖執事得飽武義之飯武義之民亦得

瞻風采而沐休光容非幸耶翔千仞覽德輝以瑞治朝此其漸也飛而倦以還豈今攸宜哉烏石之下松厓之巔固無恙遲子於十年之後吾雖老猶能杖屨以從子徜徉不負也習懶已痼故久乏書訊因風附此殊不旣所欲言然竊有告焉今人立大節負大名者恒不安其位以氣驕人故往往速釁此則涵養之未到也卽不審昌黎之在潮州亦曾使氣傲慢上官否執事卓有遠識此必勘破而生

猶贅言之者愛莫爲助助以此耳不罪不罪
與伍乎齋公

此賊此舉上不當於天心下益重夫民怨備
禦之策宜暇豫而不宜急遽宜談笑而不宜
皇惑人心易搖草澤之中安知不有觀我動
靜姑試僥倖於萬一者乎大敵未至小寇先
發非鎮安定輯之道也然則將弛然視如平
時耶有其心而無其迹爲其事而不見於言
我有備而人弗之知策之上也爲其事矣烏
得無迹無急遽之迹焉耳有其迹矣烏得無
言無皇惑之言云爾此區區錯謬之見不足
以溷高明之聽然竊有杞人之憂不容默默
也

又

向崇安差來人領去回啓亦固封納匭中竟
不審何時送到封識尚完否嗣是惟時訊北
使得知音耗耳近得報知有真保定紫荆一
帶撫督之

命誠簡在矣誰謂公道終悔耶西江人物甲天下而可久可大不求速化不事外飾如執事與胡刑侍者亦不易得此輿論也又誰謂誠不足以動人耶今執事所轄地方其利病生不能知而寬徭役去貪暴詰兵戎積財用爲今日急務則可知也其要在官屬得人得人則執事執其綱於上可不勞而治矣歲節輿鹿豕薪炭以媚貴近者有司事也執事不爲也生辱執事之愛敢此多言伏惟勿罪

寄都憲王陽明公

三十年舊愛曾不能一再通書問謂其神馳心往有出於尋常竿牘之外非執事道誼相與將不信也執事平生抱負發於文章勛業者已歸乎具瞻而滅亂賊於方熾植綱常於將墜拯百萬億蒼生於辛螯塗炭之中以慰其垂絕之望未有如今日之盛也林下之人得與齊民共享無事之休者皆執事賜也敢不知自寧功顛末已悉其槩直不知甫定之

後所以表忠節散脅從籍賊府庫還民侵地
雪正人懼害之冤正三司不死之罪首磔士
實養正等於市以爲飾詐懷奸者戒亦旣條
上施行否聞受專城之寄者亦有狐疑觀望
不肯出一言移一檄以自保全此皆士實養
正之流也宜勿俾漏網執事謀斷天授當無
遺策而愛助之私自忘其贅抑大懟雖除病
根尚在主持國是以蚤定

國本執事將謂非吾責乎虛卿相以待功宗執
事卽當其任矣其必有以大慰人望也無疑
敢不頌以祝

又

生六十一年矣出而仕仕而休且三十二
年矣卽諸史冊所稽耳目所見聞者未有
聖明中興如今日之盛者也入正大統甫旬日
耳登庸者舊屏斥群邪取數十年弊政人所
不敢言言之而不能行者而釐革之以盡復

祖宗之舊織悉不遺

大詔一頒滌瘡痍雪冤抑苗蘖乎枯槁臣民鼓舞濤翻雷動漢文不足夸也然而

皇天悔禍大懟堯平

祖宗百五十年之土宇全歸於

今上皇帝無破裂分爭之患則執事之功謙不

自居者也

詔旨丁寧重念功宗大司馬之命未足以盡償然執事亦豈少此哉展布腹心弼成

聖治以不負所學以大慰斯世斯民之望固報稱初心而不變焉者也生於執事有舊寅之雅故不爲諛詞以獻伏惟監在

奉師相梁厚菴公

某得廁門下士三十年矣辱荷愛厚又非泛泛者比當其自懼多言之罪非老先生陽扶陰植今得帖然林下耶比歸若忘焉片紙隻字不至門墻者四年誠畏以阻也老先生洪度雅量必久蒙照貸生敢恃以無恐者此耳林下無他祝惟老先生幹運化機使得與齊

民共享太平之慶以終殘年幸矣寧賊詭譎
萬端何所不至譽阿大夫者充塞左右

至尊明聖乃能燭其奸謀於反狀未形之先赫
然斯怒固

天地祖宗之靈陰有啓翼而老先生潛消默奪
可謂無耶元老大臣不自銜露體固應爾然
嗣今幹旋之責又有大於此者畢竟老先生
獨當之而天下之人願望之切甚於渴饑生
不佞竊意當亟圖之以慰人心此非明諍顯
諫者所能辨也恃愛多言伏惟心亮

奉冢宰喬白巖公

生自入仕時卽仰慕盛名于今三十二年矣
坐乏介紹無由一登龍門爲快然曷嘗不私
大竊膏馥之餘以自薰潤哉

聖皇繼統者舊畢登而統百官均四海之寄必
畀于執事

明良之會千載一時執事感知遇之竒必不孤
付托之重所謂正

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非執事其誰
生不才謬以論薦起司風紀揆分循涯不勝
感忤然值此時得以自見豈不慶幸顧母老
而病難以遽離故再疏懇辭情實迫切惟執
事察其悃悞俯賜憐憫不罪而曲成之非獨
大慰愚私亦是少裨風化竊謂兩得也非執
事不肯聞此言生敢不避唐突輒用瀆告伏
地待罪幸乞照原

又

生無狀誤辱愛厚感愧之私非言可盡伏惟
執事儵然於獨樂之園亦必惕然有先憂之
念吾

君吾相豈不追思御史給諫豈不交薦洛社起
司馬東山難久臥矣然執事容計此哉此豈
足爲執事重輕哉生煢煢在疚鬢髮皤然祥
禫之後惟爲遁計欲見無緣徒有夢想先妣
生前受

封例得塋祭甫百五十年僅見生至願足矣故

月米之辭至於再疏誠自循涯分不欲躬蹈
負乘之譏也然念執事吹噓之力其曷能忘
兒子重杰會試特脩此令入京附上少見區
區臨楮無任馳戀

奉司徒孫九峯公

生自爲諸生時已知仰慕盛名入仕以來恒
竊餘光以自耀顧晚輩鄙拙不能通一介以
候門墻爲恨辛未之秋始得親炙於都下然
一再見耳無何遠別今年矣嚮往雖切而
書問弗脩則以地位隔絕不敢輕率非故怠
弛自取踈外也

聖皇御極亟起耆舊虛大司徒之位以待執事
知遇亦竒矣聞

上在潛邸時素知執事宅心勵行之懿忠貞體
國之誠壁立萬仞之操謙抑自晦之美故眷注
之篤

簡命之專非諸臣比有君如此忍負之耶生固
知一德格心之明效大驗再見於今日矣輒

有私懇仰瀆公聽不才謬以論薦起司風紀
在此時爲難逢在此心爲素願在此情則有
不容但已者老母八旬臥病牀褥暮年母子
奚忍生離且身爲嫡長義不容出故連具兩
疏以辭敷五典擾兆民執事事也設有忘親
嗜進之人在所取乎在所黜乎必不與共立
於朝矣此生所以不避罪責輒敢於執事哀
號而乞憐焉執事倘不靳牙頰之力使生母
子得相保守以終天年其爲賜且輕九鼎矣
恃愛冒瀆不勝惶恐之至

奉司馬彭幸菴公

已卯冬授豚犬重杰書帕入京庚辰下第歸
以寄錦衣衛馬清轉上必不敢浮沉也生亦
自己卯秋得舍姪璘附到手教至今二年不
通音耗卽不知載弄之璋的在何時也

聖明御極萬景皆新兇穢誅而耆舊起虛大司
馬之位以待執事在簡命爲隆重於知遇亦
竒絕矣國祚之昌世道之隆士君子有所憑

藉而起壬人儉夫有所畏縮而不敢肆皆執事一出之力也生固知執事能不負此

明時也生無狀亦隨例蒙恩顧分淺望輕不勝

惶悚

勅至已望闕謝恩祇受矣然虛冒寵榮自

圖暇逸非忠聞

命卽行忘親弗顧非孝兩情縈繫莫能自裁展

轉旬日則以子之事毋不可人代臣之事君

則可讓能又以身為長子難與衆子例論毋

已臥病自與無病不同遂以此意演爲二疏

祈必得請以遂其私然非有知己素厚之人

爲之維持調護不律以條貫則罪以矯飾生

之心至是晦且窒矣天假其逢執事歸然復

起心不徧徇言足取重生之心斷不齟齬矣

何幸何幸內閣諸老先生處生皆未敢率易

有言言之在執事也未審異日亦可書謝否

人還乞示下無限欲言不能備悉

又

榮歸後音耗日疎計者英有社獨樂有園道
履必清健熊羆必入夢矣無由得知不勝馳
戀鄭山齋回略聞時事我公有先憂之志當
不能忽然然有謂公當再起以慰天下蒼生
之望者皆非忠謀也如公完名全節特荷
寵榮而還者有幾人矣公今惟以頤神種子終
其身使天下仰之如上界神仙可慕而不可
攀斯計之得也生亦老矣祥禪後入山爲遁
計無緣得見公矣尺書還往時尋便風生然
公亦然可也兒子重杰又隨衆入京特脩此
令到日附上少見萬里微忱伏惟尊炤

與同鄉諸臺諫

景運天開吾人畢起莆際其會者無慮十而
人亦云盛矣不才如生顧亦濫竽其間感激
之中不勝愧悚夫仕而安其身必有人在平
君側若投之閑散無先爲容其名聲能遽達
官秩能自至乎生固知十而人者陽而薦舉
之陰而吹噓之皆鄉縉紳如列位先生者之

力也生亦何幸得廁十而人之後而亦誤蒙
餘蔭有今日耶顧此生命薄願與時違向也
親健而時格之今其時矣而親在牀褥則從
前至今皆無可出之時矣故連具兩䟽期必
得請不知列位先生能陰翊之退亦如陰翊
之進否生敢重有望也若不察其私徒縱臆
之曰

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任矣則夫人能言之非
所望於知已也逼切之情萬乞垂矧

方簡肅公文集卷之十

書啓

奉師相楊邃菴公

生煢煢在疚音耗日踈罪過自知末由湧雪
惟公碩德重望出將入相范韓以來未聞屢
見况乎起之於危急之秋投之以艱大之任
下公一等未有能濟者也近陳生回述公丁
寧之語何垂愛之篤耶生自遭大故日益衰
颯恐無以副尊意鄭汝華致仕還甚恨其見
幾之不豫迂憊如生者又能自保不爲汝華
耶惟公幸終教之先妣生前受

封例得祭墓事出望外至願足矣故月米再踈
堅辭第恐犬馬之報未有秋毫媿負終身矣
兒子重杰會試脩此今到京轉附臺下用申
遠臆辰下正寒伏惟珍嗇以慰懸望

又

杰兒下第還備道老先生俯借辭色感激不
淺而謝啓不脩者恐數而瀆也傳報

聖駕臨幸體貌優渥詩章寵錫褒美切至此希
世竒遇惟老先生足以當之無愧也不知另
有謝表否有之則因謝以諫尤見此遇不徒
也林編修回道薦剡猥及皆出尊意一聞感
激無任惶愧愛人者已施之足矣而又爲延
譽使人亦愛之此盛德之事今人所少老先
生何取於生而注念之若是耶生侵尋老境
志氣俱衰自知不足以副後望然此情此德
其能忘耶風便專此申謝臨楮不勝戀戀

方簡肅公文集

卷十一

二

復都憲黃鐵橋公

久闊正此馳想而飛翰忽至慰澆何如生迂
踈寡諧近日侍養得

旨僅足自慰來教過獎曷勝悚灼今四海思治
之民猶克副所望者諸老在

廷執事諸公在藩屏耳衰朽如生何益於事何
溷人牙頰哉老母日覺減耗大兒下第回病
始瘥小兒將昏小孫亦旣昏矣爲晚景累者
尚二幼女俯仰之給歲入穀三百石耳然不

欲以貧告人也恃愛故詳言之素翁致仕歸
林下有人幸也恐非

朝廷今日所宜有或四時之序生不敢知也瞻
對無由不盡所欲言

又

屢辱遠念瞻晤無由然此心相通敢自信也
執事以明白正大之心體用兼該之學所至
施設有足動人湖湘非久滯矣生揆時度事
士無意於仕則已如其仕也以官無如巡撫

方簡肅公文集

卷十

以地無如湖湘巡撫有得爲之權湖湘多久
積之弊小弊革則小利興大弊革則大利興
今所謂巡撫都御史者果能清淨無爲坐鎮
雅俗乎要自有爲馴至無爲耳革弊多不利
於污吏必有群然造爲生事擾人之說者一
爲動搖弊滋甚矣林下之人愛莫助之故敢
以陳腐之言進執事開緘當發一笑也

與鄭啓範侍御

得邸報知有言官之擢甚慰然時難勢難言

之亦難也匪言之難惟聽之難匪聽之難惟
信之難故曰信而後諫又曰王忱不艱今寧
能必上之信乎寧能待信而後言乎待信而
言終無可言之時矣未可言而言其害特不
聽而已乎故值此時勢之難於言也不待智
者豫知之吾子當召用之始亦必計此矣不
爲人報復不爲己恩怨不激不亢反復乎事
勢之可否國體之得失人品之邪正民心天
命之從違離合而至誠惻怛寓焉未有言而
不聽者卽不聽而禍及焉吾受之吾心安矣
若急於要名過於憤激以彰君之過而甘於
擯斥則賢者過之非生所敢知也愛莫爲助
不覺其瀆惟心亮不旣

與黃小江憲副

屢有書奉皆瑣屑溷聽聞或商確近事亦未
蒙裁教昨得僞檄云云乃知白洲意之所主
然亦拙矣此可易言亦豈易爲哉此老作世
史積疑動千萬語如老吏斷案使人心服而

乃自陷其身於莫可原貸之地能言之士所以不足貴也然畢竟律以何罪去以何名必有至當不易之論今或未敢言也杰兒辱以文行兼取此恩曷敢忘知己之報唯益自振拔以古之人自期待而求至焉耳近習紛紛非所論也執事視之如子能不督責而開導之乎北上蓋使觀南北山川風土與京師文物以廣聞見耳非急於求仕也有言不盡杰兒到能悉之

與甯侍御

生迂踈寡合甘自廢棄者六年于茲矣然未有以賤姓名登薦稿者去春始辱朱守中道長厠諸剡末而執事繼之沈文燦汪德聲二道長又繼之生何以得此於執事與列位先生哉愧慄愧慄近沙憲使來發到尊翰獎予太過爲愧益甚生無左右先容又與執事素不通一簡執事不謀於衆而遽薦之於

朝此心之公此舉之盛超越尋常數倍矣顧生

非其人耳學殖落而識已昏血氣衰而志愈
惰兼之老母臥病牀褥不忍遠離疏乞終養
幸蒙

俞允今奉母之外無他慕矣然盛意不可忘也
盡烏鳥之私情以延慈壽斷桑榆之晚節以
答壯心是卽所以報執事也小兒重杰會試
特今候謁以致謝私

飛龍利見倚任臺臣

詔旨丁寧未容殫述若畀以彈擊之權使殺詔
璫之勢前此所無也有

君如此誰忍負之生敢爲執事賀亦知執事之
自慶其逢也

與唐西洲督學

爲別旣久傾慕彌切竿牘之疏非敢自外要
之道相孚心相契不徒形迹之滯也此生所
自信而執事亦信之也頃者瓊海三祠之建
不圖瘴曠亦俎豆其間執事表章諸賢以示
勸而謬及于生生之幸則大矣愧亦隨之竊

恐人將議其後也家食十年秋毫無補而
皇恩稠疊賁及幽明則又愧今則老境侵尋病
先腰膝恐卒老以死終負此心則又愧恃在
知己故敢瀆告執事以宿學重望爲

朝廷作養人材以需時用此報稱第一事也異
日聞以實學鳴於東南出而樹有勛名者必
執事之高第弟子也幸其久任以成此第一
件事寔生迂闊之望也舍弟傑行便附致區
區諸不盡言

與宋叅伯汪憲伯二先生

蓂爾小醜動勞節鉞謂宜一鼓而擒孰意三
旬逆命自速滅亡豈容久恣顧萬全之算在
軍興不乏小費勿惜召募土兵精選士卒慎
統馭之人嚴賞罰之令臨事而懼如臨大敵
則我有全勝之道矣賊雖跳梁無慮其要在
先擇將領使自選其部下自募其鄉人戒以
輕敵躁進而重犒賞之以作其氣然後持信
賞必罰之柄以臨之耳然此豈吝費者所能

哉一韓一范必有成算走也迂踈何敢附贅
特因昨與侯閩帥何通判言之有合故述以
告容或少裨萬一其法之詳與言之未盡下
人皆能備悉試俯聽之其爲贊助不少也侯
素有謀勇執事所知何書生知兵有心計幕
下旦夕恐不可無也杞人私憂自知過計伏
乞炤亮幸甚

與都憲張時峻公

近閱邸報知有南臺之命未幾又報代公者

北行節鉞未移舊鎮此兩廣之幸然時事可
駭也禮不可復議矣蕃夷未靖邊卒驕縱奸
諂小人擅

朝廷出入之柄可駭亦可憂也林下衰朽無與
世事然不能無聞也有聞不能無憤也憤激
之言敢與他人道哉執事正當柄用於此數
事能無反覆於懷抱乎生所以重有望也

寄都憲聶鳳山公

丘解元行曾附一疏衰疾中殊不盡所言近

得邸報數事日異而月不同林下衰年待斃
之人宜寘此事於度外而憤懣鬱勃之氣恒
發於紙筆間平生迂僻不能自制亦大病痛
也然非知已敢與言哉非有憂天下之志如
吾執事者肯與言哉先妣已塋少違不孝罪
愆服除則入山之深紙筆亦不復事矣舍親
林以乘憲副外若斂藏而冑中耿耿涇渭甚
明遇事裁割有萬夫莫奪之勇執事當已知
之矣郡庠戴司訓之子弼行輒附此然所言
猶不盡也

與魏子才督學

生聞盛名久矣近得胡少宰薦剡王蘄谷手
教乃知名下無虛士今之學者患在不聞道
汨沒功利迷不知反而號爲知道者又皆隱
索遠探自謂真悟徐考其身心時相背戾世
人見其徑捷而易於取名也從而傳會之轉
相標榜去道愈遠害道滋甚執事之學有體
有用可大可久其必有從入之門實據之地

成始成終之要吳南溪亦槩言之矣生無緣
親炙徒切嚮往欲馳一札又以鄙陋迂踈不
足齒於高明筆濡而閣者再然卒不敢自絕
故因風便露此悃悞執事不以其老而惰也
則幸有以教之寒温末節乞恕其略

寄司空吳東湖公

茂膺簡命陟掌邦土一時寮佐喜得燕泉竊
爲執事賀也然以執事經綸燮理之器而司
空所職恐僅出緒餘然亦足以供必展盡平

生其晉秩於要地乎聞歸思甚濃其將不屑
是乎出處之義亦大矣試與燕泉公商之東
湖詩強成錄上惟不足以鋪張是媿周元公
隨處有濂溪執事東湖無類是耶瞻侍無由
臨風心往

又

屢辱垂念感激無已疚中久乏書訊諒荷照
悉日月不居已越小祥三月矣禫後計當謝
絕人事遁跡遠山公清德重望

朝廷倚毗近亦有乞歸之疏無亦避煩言耶當
議禮時人心恐恐急於救焚驟見疏入未免
以公爲揖遜故有過激之論不足爲公累也
理學名臣言行錄月湖公博取兼收見我朝
有人其翊斯文扶世教以警頹俗也至矣生
愚且陋未敢輕論觀公所序又寬且恕信非
褊淺苛刻者所能窺也何日邂逅得以面質
罔罔此生虛度過半今老且病矣如月湖與
公者恐終不一見有遺恨耳

寄侍郎何燕泉公

自執事南還吾道寥寥山齋還又一厄也

聖天子孤立於上群邪植黨以相攻擊於下祇
爲宦戚增虐燄耳有人心者恐如是乎不忍
言不忍言南都賢士大夫淵藪執事取友於
三益有其人矣過日以寡學日以充而德日
以盛南遷非塞馬乎生疚中茅塞已久得奉
教言如循大道然不能常得亦不敢必得而
此心則懸懸也禮部主事方一蘭姪孫也性

敏可教執事鎔鑄後生此亦鑪鞴中人也瞻
侍未緣無任馳戀

與湯新之廷尉

睽違既久音耗日踈然執事之起居得於轉
聞遷擢得於邸報亦足慰仰懷也今最難得
者惟太廷尉而執事繼山齋志同道合同

朝廷無冤獄矣卽有之亦出意外生固知執事
之不阿也生蒲柳之質葑菲之材皆不堪世
用祥禪後惟有入山之深耳嘗慕邵二泉家
食十年成一部簡端錄其他作亦旣成集生
十年只辦一家衣食猶不給簡且未嘗見焉
有墨跡污簡端哉足發一笑

與邵端峯督學

辱教許終祭田之惠事關風化感徹幽明
近俗散甚見人美事便生忌嫉弱者暗阻剛
者陽排而恣情攘奪廉耻弗恤則又其最下
者祠之成於寺西也非雷孟升之勇決沈三
谿之意幾負矣祭之有田也非執事終始之

簡一谿亦不能保其後矣夫事成於易者不知感事之成也難意拂於境之逆氣鬱於人之侮而一旦有解紆其拂鬱宣暢其意氣者其爲感豈易名狀此生於執事之恩口頌心銘非泛焉尋常尺寸比也六祖之在當時忠憤激烈身且不顧奚計身後之榮辱特爲世道計者非表彰無以示勸爲祖宗謀者非顯揚無以示孝今日之事容非執事之責亦非生之責乎悠悠今昔餘三百年始有適然之遇六祖有靈其不感而慰乎生謂感徹幽明者非佞也姪孫某投牒臺下幸賜施行以慰懸望何日按莆自當面謝不備

與蔡霞山大參

仰間忽報執事爲擒賊單騎出漳城駐于南詔竊恐身先太銳而審敵或少踈繼得舍親林湖備道其詳乃知執事自有權衡傳者蓋誤慰慰又聞自奉太約從者或浹旬不知肉味而藥物不離果梁肉之效不逮藥石即保

嗇之方似當斟酌前有萊張今有萊蔡而執
事之不阿權倖不避艱險心切憂民家無厚
產人所共知亦人所共慕區區一菜豈能軒
輒執事幸自愛甘節苦節裁其中可也何時
到蒲當面盡所欲言

與朱三峯郡守

五鼓得報寇已盡殲雪耻除兇壯哉此舉老
先生籌策於中汪可亭指揮於外諸令佐奔
走於下固我藩籬揚我先聲寇不得入而彼
得以收其功殆天亦悔禍乎不然何時已也
容賀容賀

與陳立夫進士

進士起家光前裕後鄉人榮之天下榮之辱
在媯眷者不言可知矣僕之願則遠大自期
清白自守以不負平生者嗣今以往可也吾
子素有抱負無俟僕之贅矣高第在前非久
當得美除中外宜一聽其自至慎勿豫有所
主使人得以覘我之趨向也風便附此少申

賀忱不既

與朱白浦侍御

不才甘退家食六年爲

國求遺謬辱薦藁顧踈遠無先爲容執事何取
猥及之使人愧悚無地意以其未老而歸猶
可鞭策歟生犬馬之齒六十一年矣蒲柳之
質鬚鬢皤然近爲老母多病旦夕不敢離側
方寸擾擾慮有他虞敢再起望耶然知己之
德則不敢忘未能報答重以爲愧

方簡齋公文集

卷十

五

聖駕北還飲至策勲之後必有大政以聳天下
之觀聽臺端蹇蹇以弼成新治非執事而誰
執事之不吐剛與不患剛折生蓋聞之蔡我
齋敬服有素非佞也風便布此伏惟心亮

與雷覺軒侍御

別時不能遠餞至今爲恨此時計已巍擢近
聞蕭敬傳語科道

聖上宵旰之勤至忘寢食言事之䟽宜次第上

以少佚

聖躬蕭敬有過失諸公直言勿諱此言出於宦
者之口未可遽信然愛君一念或吾人思想
不到夫叢脞懈怠皆無次第所由生也林下
之人不患太平之無象惟慮

聖躬之太勞公亦以爲然否蓋科道列位先生
十餘年憤積不得言一旦發洩惟恐後故亦
忘

聖覽之勞也多言多言

與周侍御

方簡肅公文集

卷十

六

某屏跡丘園自分見疏於夫人君子而乃蒙
聖不棄枉顧與語若有合焉者某誠不自知何
以得此也感愧感愧執事風裁凜然已無負
當宁簡命而一時文事武備整整兼舉如不
經意此豈尋常淺狹者所能辦哉敬服敬服
杰兒辱荷甄收在執事付之公論在杰兒則
有知己終身之感不容不圖報者蓋淬礪鞭
策盡去近習直以古人自待而求至焉此或
足以報執事而未易爲也執事不棄必有以

終教之也諸不盡言伏祈心亮

與徐方伯公

別來忽忽四年執事官亦再轉矣乃不能獻
一啓以寫仰私地隔勢殊故也而此心曷嘗
一日忘耶三司舊寮高飛遠舉者執事與立
卿先生耳升沉遲速由人乎哉彼營營以僥
倖速化者今安在哉銓曹以潘先生與執事
偕薦誠儼人於其倫是爲恬靜者勸舊遊之
地又得與一二舊寮聚首而時事難爲或有

出於常格之外不可不豫爲之圖生林下枯
槁生意無多然以七十爲期尚十一年耳十
一年得與齊民共享太平之慶非人望所屬
如執事者將誰望寧賊之變有死事者有敵
愾者有從之而叛者有觀望成敗以爲向背
者平時咲語誰能測其淺深亦誰敢量其所
至足繩墨而口仁義果足盡信哉白洲從賊
之見具檄中此尤謬妄此何等事可易言亦
可易爲哉未遑極論目畢付火餘事瑣屑不

欲溷聽

奉司馬林泉山公

仰慕深切而書問反踈者誠不自知其何心
惟大人君子有以亮之也老先生德孚遠邇
望重華夷而俯就晚進小生乃如行輩然雖
以杰兒孱弱薄質亦在愛下不忍斥棄記所
謂休休有容獨於老先生見之流慶之大以
遠也夫豈偶然杰兒幸廁令郎榜末竊自謂
少副屬望至意然此何足期必盡去近習以
老先生盛德重望爲準的而黽勉以效法一
二焉乃爲不負北上令蒲伏庭下以謝眷私
老先生愛人無已其必有以教之矣

與學士豐五溪公

縉紳之禍慘矣天佑執事得全不貲之軀執
事亦以謫戍爲幸甘之如飴豈非人臣之大
節乎但奸邪恣橫國事日非

聖天子孤立於上卽熊峯諸老屹立中流亦恐
於事無補也執事賜環有日其不慮及此乎

生夜中私論邪人所以恣無忌憚者亦我輩
不自貴重彼得藉口耳咫尺無由瞻對杰兒
北上特令候謁以沃後生快覩渴懷生衰病
無心世事杰兒能道之不備

附錄

明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謚簡肅松厓方公

神道碑銘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奉

勅總領陝西邊軍務兼理巡撫憲谿東泉姚鎮撰

今

皇帝初御極一新庶政用言官論奏誅竄邪佞
褒獎忠直用是特起莆田致仕左布政使

方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繼

方簡肅公文集

附錄

一

黃一淵

又推兵部右侍郎提督操江公皆未應命

最後推巡撫南畿推刑部左侍郎且有南

京刑部尚書之

命命下而公已不及見矣

朝廷眷眷於公意乃獨至如此是豈無自哉

蓋公忠節寔有出於尋常者耳正德初逆

瑾竊國柄以禍福天下外僚至京必叅謁

於其門稽首屈膝謬稱呼以相媚悅瑾厲

威嚴待之雖知名之士亦或戰掉不自禁

虧禮敗度爲天下笑公時以廣東僉事丁先大夫憂服闋赴京初入朝

天子不御殿群臣朝見者例至左順門行頓首禮鴻臚官旣導公行禮如儀復謂公傍揖瑾輩公不顧徑趨出瑾銜之或勸公必謁瑾自免公曰禍福之來天也卒不往瑾益銜之會吏部擬公補河南信陽兵備僉事瑾卽矯稱

上命謂官非常額誣公以夤緣勒致仕公了無

方簡肅公文集

附錄

愠意卽日謝

恩歸會廣東人有訴人命事於

朝者詞連公瑾卽奏遣錦衣衛千戶某與刑部郎中周君時敏往覈其事將陰中之周持故案力言無他得不坐然亦岌岌矣瑾敗誅錢寧以內臣廝役

武宗子之一時生殺予奪悉出其口威福不在瑾下士之無耻者多投合以取顯秩其尤狡黠者諂事寧特甚與寧相表裏通賄賂

以紊

朝政且藉寧恣睢于朝稍抑其意輒中以危法寧尤黷貨無厭公爲浙江左轄時發鈔數百貫欲得銀三萬餘兩公力諍不可得乃具疏辭官報不允公曰此國賊也卽草疏以上其略曰臣待罪承宣自慚無補偶有所激不忍緘默固知事涉權貴言出禍隨然竊計脂韋之罪重于強聒一身之患宮輕於百姓之荼毒故敢昧死爲

方簡肅公文集

附錄

三

陳敏

陛下言之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

國家財賦盡出東南而浙居其半浙民之財尤當愛以惜者寧本賤氓蒙

陛下假以義子之寵躋諸公侯之列勢傾中外富擬封君粉身碎骨尚不能報萬一乃忍攫取民財戕賊邦本本傷則枝榦凋瘁根柢蹶拔

陛下其能晏然於上乎跡寧所爲多不道在子爲不孝在臣爲不忠在法所必誅而無赦

者臣願將寧早正典刑庶足以謝天下疏
奏京師震竦寧懼乃上章自文委過下人
遣衛卒追取所發鈔而以價還之民復密
令偵公他過將甘心焉久之無所得乃已
公卽三上疏乞休竟得請其明決有如此
公諱良永字壽卿號松厓世爲莆田望族
高祖考諱大亨妣吳氏曾祖考諱孟章妣
林氏祖考諱象輝別號后菴妣黃氏厥考
諱澧別號質菴妣陳氏公生有異質少業
伏氏書能自解悟長益有聲鄉校間領已
酉鄉薦舉庚戌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
繼負外郎公精明於理斷權貴欲撓之不
爲動司寇彭公稱之未幾拜廣東僉事會
瓊州有南蛇賊者搆亂時忠宣劉公在督
府乃以屬公公討而盡平之瓊人感公德
立祠祀焉御史忌公欲當以罪忠宣乃獨
白其功於

上遂有綵段表裏之

賜吏部復改公分巡海北道公於奸軌悉繩
以法部內肅然後丁質菴公憂督府以例
給水手費銀二百兩同僚致賻贈公皆無
所受居喪哭泣盡哀嘗宿墓次有甘露之
降見者異之時以逆瑾擯歸莆者數年瑾
誅起爲湖廣按察司副使值藍鄢諸賊寇
蜀中兵動三省總制雙峰洪公巡撫見素
林公嘗皆咨以策公與有平賊功繼回署
司事風采益大振河南有劇寇趙鏊竄匿
湖湘間公以計擒聞之

朝

上喜甚所遣軍人超授正千戶公亦受白金之
賜迨癸酉擢廣西按察使持憲愈嚴肅御史朱
姓者挾勢自恣公發其奸御史奪官去繼
轉山東右布政使公之弟良節與公旣同
舉庚戌至是亦轉廣東左轄兄弟同領方
岳人稱二難歲甲戌當陟黜之期

朝廷舉天順年故事詔選外僚才德超異者

十六人示旌典以風海內公名居第三御史以

上命致羊酒絲段之惠此

國朝所再見者繼復轉浙江左轄以疏錢寧
奸歸莆者復十有餘年公初抵莆時見素
林公孝廉陳公今兵侍山齋鄭公皆家居
以德學負州國望其所至莆人必擁觀焉
時逆濠已蓄謀公每與數公議曰濠叛必
據南都爲窟穴計會門生林有祿除安慶

同知公教之曰安慶南都之咽喉宜速爲
備且曰必不得已安慶自有故事謂元幽
國公忠宣余公也其後濠果趨南京以安
慶扼之乃敗歸濠僞檄騰閩中上下洶洶
公爲三司條所以扞禦之策若素練於兵
者濠敗公復遺書勸陽明公有籍府庫正
罪人等語陽明得書默然濠旣擒寧亦伏
誅

武宗晏駕屬時更化朱御史節沈御史灼首以

公薦給事中孫懋御史汪珊審欽又連章
薦之僉謂公先朝耆舊所宜亟加登用以
勵天下左都御史胡公薦公自代吏部亦
數舉公公以太夫人年踰八十乃力乞終
養

命未下復疏以上詞益切

上重違其志乃暫聽侍養于家于時予方自延
綏還

朝嘗宿有慕於公乃進言公大節甚偉卽未

起所宜優加獎勵白巖喬公謂予言爲然
舉侍郎潘禮御史陳茂烈例請月給倉米
上特允可勅有司給米三石旌孝廉也會
宮恩霑封山齋鄭公亦爲公援宋學士趙槩例
以

請願及太夫人爲榮

上亦特可之於是公祖考妣及公配皆得封贈
如制公進階通議大夫甲申太淑人以壽

終

上聞復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公未任所得
恩典皆有出於常格者丙戌服除興化知
府楊銓復言公剛方正大孝友廉勁宜處
以大任時巡撫南畿有缺

上卽以命公邃菴楊公陽明王公皆遺書招之
公曰

上用我屢矣茲命不可不一赴也乃治裝行僅
以二僕從抵衢疾作公自度未卽愈遂連
上二疏乞致仕歸舍太淑人墓下以俟報

方簡肅公文集

附錄

八

不閱月感瘧疾乃還家浹旬病革十一月
八日卒于正寢實嘉靖丁亥也距生享年
六十有七公歿之日南京刑部尚書之
命已臨公之門矣

上於公方擬柄用置諸左右詎意公遽至此哉
計聞

上震悼下所司議卹典禮部議公孤忠勁節純
孝至廉在今表表者

上特賜祭一壇造墳安塋又以巡按御史聶豹

請

賜謚簡肅仍

勅工部遣官督理瑩域亦皆異數也公性至孝
侍質菴公衣不解帶者三浹月及事太淑
人承順委曲務悅其志雖子婦滿前時時
躬自撫摩太夫人甚安之公於睦族恩禮
最周浹表揚其祖建有世忠祠尤急人之
難自筮仕來所至以廉潔稱接人不設崖
畛人樂其平易及當大難決大疑則詞嚴

色正凜不可犯尤博通墳籍爲文章雄渾
簡暢喜談性命之學嘗論近世學術爲宏
闊之論自謂出天人神超悟獨到專以心
學爲言獨推其說以自附于象山而上達
于孔子以聖賢教人次第爲鈍根小子無
用之學程朱以下無不受擯嗚呼其妄有
如此卽所謂象山者似矣而中實未然毋
亦優孟之爲孫叔敖乎公卓識可度越一
世所著有松厓類稿若干卷元配陳淑人

繼林淑人側室唐氏子男二長卽重杰舉
于鄉嘗割臂肉療母疾有司以孝旌其門
初娶顧氏繼林氏次卽重恩郡學生娶陳
氏女七孫男三孫女一曾孫男一人嘉靖
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啓陳淑人之窆合
塋于莆南石龜灣之馬鞍山麓重杰旣已
請文於大司馬幸菴彭公誌而銘之矣復
謂予嘗一表公廷旌予得綴名公後而重
杰又予督學時所知者乃不遠千里謁于

東泉以神道碑銘見屬惟忠孝之難於兩
立久矣曰忠義云者亦必當權奸氣勢之
方張獨出其一身力與爲敵則所謂尤難
者耳方逆瑾橫時士大夫匍匐奔謁勢已
瀾倒公屹然砥柱抗汲黯不拜之節一時
誠借公爲重劉晦菴有言

國家養士四十年止得一韓司徒公謂公伏
闕之疏壯烈可誦也予謂秉禮自將雖一
揖有所不屑終瑾之世亦惟簡肅公一人

謂韓公之後復有方公可也至寧之再橫
舉朝無一人敢言者獨公乃誦言攻之昔
秦檜專國二十年惟胡澹菴力斥其奸寧
竊政前後亦十餘年亦惟公一斥言之自
後或寡矣謂公爲今之澹菴亦無不可者
公友人黃寺丞伯固稱公此疏足落權奸
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內外臣僚數
千百輩中不可無公一人其推隆之詞與
感慨之意亦深矣及後

朝廷屢詔起公公亦屢以太夫人終養爲請
侍太夫人以壽終在公母子兩足無憾必
若溫太真絕裾而行志則壯矣乃傷其天
性之親王休徵事繼母稱至孝及後低回
於魏晉之間純臣之義果何如哉公忠義
在國而孝養全於家大節完美卓絕一時
至其講論道術亦足衛正道以祛邪說其
所表見謂宜有特書與太書者予不佞用
是銘公之墓以爲後之秉筆者告焉銘曰

於休方公篤行舍光飛聲登朝虎躍鶩翎
持法郎署秀出班行歷僉臬司靖寇息兵
逆豎專制凌轢公卿公挺不拜金石比堅
屏處蓬室不干勢權重離再輝副憲湖湘
荐臬廣右威稜秋霜迺轄齊魯迺長浙藩
巨姦鬻鈔私開利門請叩

帝闞斬彼姦臣抗義執言直槩益振投寇吳山
臥病海濱

聖明在御徵起中丞言念老母累疏陳情就養

方簡肅公文集

附錄

十一

勤匱辭廩遺榮再撫畿甸監于止足司寇
有命荷

帝殊遇河清難俟歸神太素人道大綱惟孝與
忠公寔具體寬樂令終繫公學術程朱是
宗慨彼近代立論玄同滔滔衆流一障而
東吁嗟莆中舊多名公惠安而後公繼高
風

刻簡肅公文集跋

先大父簡肅公遺集舊多散逸家君暇日曾錄次成帙久藏笥中曩攸績釋褐時聞以授績曰汝今守官其宜梓之以傳母緩績奉命惟謹既而宦游豫章遂以書囑觀察壺陽鄭君代為編校凡十卷而以付之梓人大司馬張蒙溪公及觀察君業已序述前後矣績竊惟先大父忠節孝廉載在

方簡肅公文集

跋

乙

國史及詳具姚東泉公神道碑銘無容贅喙顧生平所論著如勅錢寧乞休終養等疏其大者它若贈記諸篇發自性靈一出於正不作雕鏤組繪之態至與名公搢紳往返尺牘亦多憂國大計意氣相期豈特尋常寒溫語已也雖公在當時不以文自名然因文考世承家之懿範存焉績不佞安敢望先公後塵而一念仰瞻夙夜耿耿况體家君孝思之篤

庸恐弗傳乎昔河汾王氏著述先世其
子孫奉為緒言罔敢失墜是集之列亦
竊附茲義且以訓後之人云爾

萬曆庚辰季春之望孫男攸績百拜謹

識



